

柳青的平常心

胡竹峰

去柳青生前居住过的皇甫村,看到蛤蟆滩的指示牌,本来以为是作者的虚构,文学照进现实,没想到真有这么个地方,一下子就欢喜了。

三十年前,在邻居家看到一册老课本,上面有《梁生宝买稻种》文章。那时候我不过八九岁,书上人穿着打扮,好像我的祖父,很亲切。后来略略长大了一点,开始看《创业史》,很喜欢那样的氛围。

到了皇甫村,天空下着小雨,有点凉,很江南,很多年前的梁生宝就是在这样一个天气里去买粮的。一刹那,曾经的文学时光复苏了起来,鲜活了起来。

四十三岁之前,柳青几部重要的文学作品都写出来了,不知道其他年轻作者有没有那种紧迫感。我四十岁后,开始对时间有更多凝视,路遥在我的年纪已经写完了《平凡的世界》,我在干什么? 这种比较也没意思,但能提醒自己认识自己。一个作家,未必要写得更多,但总想写得更好。老天给的份额有限,上天赏赐的黄金,不要都做了首饰,应该做个王冠,戴在头上,柳青就是这种作家。

这些年,我们的文学不仅关注曹雪芹、博尔赫斯、托尔斯泰、马尔克斯,也开始关注柳青,不断有人怀念他、纪念他、阅读他、书写他……柳青离我们近,感觉更体己。不知道别人如何,我现在还会重读《创业史》,格外喜欢里面的风景描写,很多生活隔膜了,但书上人物对话还是生动的,又能看到中国文学写人的传统。很多作家写长篇中篇短篇,可是我们似乎丢失了,或者说淡化了中国文学写人的重要传统。中国文学很在乎写人,看《红楼梦》,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薛宝钗,历历在目。我们说这人像林黛玉,别人马上就会意了,知道那是种什么性格。

写人是小说重要的部分,小说还是脱不开人。柳青是了不起的,今天还觉得梁生宝像我祖父、曾祖父,梁三老汉读来那么亲切。

有人想当作家,柳青告诉他说,这不是你选的,是上天决定的。这个人是路遥。路遥小说《人生》题头引用了柳青的话,“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,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。”柳青这是告诉我们珍惜时间,不要觉得年轻,就可以肆意挥霍。人到中年,发现时间比金钱更经不起折腾。钱花出去,能换回物,时间过后,空空如也。现在回想我的小学,已经过去三十多年,弹指一挥间的事。关于柳青精神,一言以蔽之,就是恳切的精神,珍惜时间的精神。柳青晚年,身体不好,依旧继续写作,为了文学,不管老之将至,不论死之将至。有时候恨自己,短视频一刷两三个小时,两眼发昏,这种感觉太糟糕。柳青还活着,他肯定不会这么荒废贪玩。

柳青写了一首小诗:

襟怀纳百川,志越万仞山。

目极千年事,心地一平原。

这么个大作家,站在文学的高原,还有颗平常心。很多人能做到千里之力,可是不能做到心地一平原,容易端着,太在乎自己。柳青告诉我们,站得再高,不能丢了平常心,尤其对年轻作家来讲。一个作家失去了对时间的敬畏,对历史的敬畏,失去平常心,哪怕才华灿烂,辞章华美,大概也行之不远吧。

宋真宗赵恒(968—1022),北宋王朝第三位皇帝,开国皇帝赵匡胤之侄,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。照理赵恒不够格继位,但兄长赵元佐被废,次兄赵元僖暴死。性格懦弱的赵恒在至道元年被册立为太子,其父赵光义病死后,李太后与太監王继恩共同策划宫廷政变,欲扶赵元佐重新上位,赵恒性命危在旦夕。幸有左丞相吕端与参知政事寇准拥戴,终于转危为安,赵恒在惊恐中得以登基,为宋真宗。

赵恒自幼好学,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出自他写的《励学篇》。他当上皇帝后,处世没有经验,吕端病退后,幸亏他的老师(太子宾客)李沆继任宰相,李沆为人正直,做事光明正大,量才录用,他把一切国事处理得井井有条,北宋社会安定,促进了农业、商业,并大力发展手工业的纺织、染色、造纸、制瓷,史称“咸平之治”。

赵恒遵照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遗训,非常重视宰相与言官的谏议。他当时想把喜爱的宠妃刘娥封为贵妃,写了手诏,让小太监去征求李沆意见,李沆看完当场把他的手诏用烛火烧了,对小太监说:“你告圣上,我认为不行。”赵恒心中虽不快,但还是照办了。

上海人踱进“新雅粤菜馆”,一般来讲,是不假思索点一道“烟熏鲳鱼”,可以看出其对这家菜馆、这道菜肴的熟悉程度。没错,“烟熏鲳鱼”,正是“新雅”招牌菜之一。

烟熏是种古老烹饪法。古老到什么地步? 旧石器时代就有! 先民为防野兽、害虫与己争食,把来之不易的肉悬挂起来,以“护城河”的方式保卫胜利果实。想不到房前屋后的炊烟或山坳野火的岚烟,竟把那块肉熏得变了味,赋予其不同寻常的风味和质地,令百虫不侵而只有人类接受。后来,此种加工技巧与腌渍手段结合,发展成一门独特的烹饪法。

我听说云南某地的火腿品质优异、味道独特,奥妙在于当地人把火腿置于一个烧煤生火所形成的风口——那不就是“另类”烟熏嘛。

事实上“烟熏”并非中国独有,欧洲人、非洲人也擅此道,不少地方以熏肠、熏鱼著称;欧美及大洋洲诸国,有些住宅面积较大的人家后院里,除烧烤炉外,还会备只烟熏炉,可见好那一口的人绝不少数。

鲳鱼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,是南方人非常熟悉的鱼种,受到以我为代表的“畏刺一族”的偏爱——与其畏“骨硬在喉”的审慎,不如享受“大块吃肉”的爽快,至于鲜不鲜的,无所谓啦。

不知是民俗影响了李时珍,还是李时珍影响了民俗,鲳鱼在部分地区是个让人忌讳的品种,尤其婚宴绝无可能让鲳鱼上桌——有些人的想象中,鲳鱼的鲳,与娼妓的娼,形成了“通假”关系。再看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第四十四卷·鳞部》“鲳鱼”条曰:“昌,美也,以味名。或云:鱼游于水,群鱼随之,食其涎沫,有类于娼,故名。”比李时珍稍晚的明代博物学家屠本峻《闽中海错疏·鳞部上》里也提到,“按鱼以鲳名,以其性善淫,好与群鱼为牝牡,故味美,有似乎娼,制字从昌。”与李、屠同时代的诗人彭大翼《山堂肆考·羽集》云:“鲳鱼,一名昌侯鱼,以娼名,色白,如娼,诸如此类,言之凿凿。

无论大字不识几个的渔夫还是学问一箩筐的学人,他们认为鲳鱼“善淫”,那一定有所依据,或耳闻或目睹;但可以肯定,都只是某种现象的观察者以及某种结论的猜测者,纯属昧于科学。

所谓鲳鱼为群鱼追逐之“涎沫”,实乃鲳鱼排卵。其卵晶莹剔透,仿若泡沫,有些鱼被吸引,争相贴近吞食而已,跟牝牡之合毫不搭界。以娼喻鲳,甚为荒唐。

然而,鲳鱼在苏浙沪常被叫作“车扁鱼”“车片鱼”“车比鱼”“叉片鱼”等,至今令人无法完美解读。

赞美宋真宗的真龙之气真厉害! 时间一长,宋真宗察觉“以皇治蝗”好像有点自欺欺人之说。当有大臣建议召开灭蝗庆典大会时,宰相王旦站出来坚决反对,他说:“蝗虫是上天降下的处罚,警示我们好好治理国家。”赵恒于是暗中派出几个心腹重新调查,调查结果与原先结论截然相反。赵恒这天上朝,正与大臣商议国事,突然天空变得黑压压的一片,一大群蝗虫耀武扬威地飞进了金殿,这使赵恒目瞪口呆。他当即醒悟,下令派出灭蝗队伍,并开仓救济各地灾民,经过一段时间,“蝗灾”终于结束了。宋真宗对自己迷信神仙,盲目膜拜皇气的错误进行反省自责,蝗虫没有因自己祈祷和真气而自杀,他对虚报情况、“大忽悠”的官员作了严肃处理,撤销其官职,追查其罪责。

景德元年,辽太后萧绰与皇帝耶律隆绪率大军挑衅宋朝。宋真宗在宰相寇准力挺下,亲临前线,大鼓士气,后与辽国签订“澶渊之盟”,从此让北宋25年天下太平。他在“治蝗”中扮演了一个可笑的角色,几乎闹出一场大笑话。幸亏他及时知错即改,宋真宗一生中得到了吕端、李沆、寇准、王旦四位宰相辅助,他在中国历史上还算一位不错的皇帝。

许多植物的再生功能实在让人钦佩。比如韭菜:某一日早上,韭菜被我们割断了身板。一天一夜过去了,韭菜又慢慢长出了叶子;过了十来天,韭菜长到了原先的高度,且越发碧绿、清爽,非常好看。此刻,再次割掉后烧了吃,比原先韭菜的味儿还要鲜嫩、纯正。韭菜为什么会这样? 母亲说,韭菜天生这个样子。但我所见并非如此。我看见每次割了韭菜以后,母亲就会抽空去给韭菜浇点清水、浇点水粪。我认定韭菜能迅速重生,与人的劳动密不可分。

类似这样的蔬菜,菜地里还有许多,如落苏。母亲在大暑之后、立秋之前,会剪断落苏的枝丫,只留下落苏最粗的那根茎。她说,耐心等着,我们会吃到新的落苏。一段时间过去后,原先落苏的茎上,真的长出了五六根枝丫,枝丫的节节处长出了新落苏。新长出来的落苏,里面没有虫子,吃起来没有苦味。每当看到这样的落苏,我多半是要端详半天的,我想从中看出点对我有用的东西来。母亲说,要想吃到这样的落苏,修剪的时间很重要。

小时候,到了大热天,吃得最多的是

“叉片鱼”描摹鲳鱼身如纸片、尾如剪刀,极为形象,惜与“车扁鱼”沪语读音略有违和;“车扁鱼”俨然与沪音黏合,不过意难揣摩。有一篇文章认为,“车扁”对应古人对鲳鱼“善淫”的认知,故当是沪语中的一句脏话,好像颇有道理。只是,那样的“脏话”流播众口那么多年,居然谁也没有发现它的“脏”,太说不过去。

算了,咱就不去纠缠吧,好吃才是硬道理。

鲳鱼吃法 N 多,清蒸、红烧、干煎、腌渍……甚至做成爆鱼,其中烟熏是顶复杂的工艺,牵扯多个环节,毫无疑问是最具特殊风味。

大饭店置办一只烟熏炉不成问题,也不会吝于采购苹果木等真材实料。普通家庭如法炮制则难度可知。我太太因陋就简:用大米和砂糖(茶叶亦可)代替果木;因缺乏安放鲳鱼的合式搁架而改用几根竹筷充数……最终结果:虽不能与店家攀比,味道倒还差强人意。

唐代刘恂《岭表异录》中说,鲳鱼,“鄙俚谓之‘狗瞌睡鱼’。”并诠释:蹲在饭桌下的狗狗见主人吃鲳鱼了,知道他一定会吃得干净利落,只剩一根鱼骨,自己没什么油可揩,还不如躺平打瞌睡呢。

我相信,假如它碰到的是个嗜食烟熏鲳鱼的主,弄不好连根鱼骨也找不到咧。

我的母亲19岁嫁到德清县尚博村。爷爷羸弱多病,父亲也一身是病。当时农村按劳力计工分,我家到年底总是倒欠户。因为羊粪能抵工分,我家养了很多湖羊。东洋草是湖羊的主食,这种深绿色的水草生命力极强,根部在水下盘结,成片的水草像地坪一样板结。我们用粗绳把自己的一片水草拴在桑地边,就像拴着湖羊。

那年台风凶猛,父亲在省城住院,母亲心急火燎,她站在菱桶里,用长竹竿撑住自家的东洋草。我家的水草已变成桀骜不驯的水兽,很快挣脱了土地的束缚,借着台风的威势顺着水流飞奔。夜幕中母亲像骑在水兽身上的勇士,竹竿如鞭,在风中呼呼作响。水兽此时已经失控,对于命令置若罔闻。爷爷心急火燎赶来,大声喊叫母亲名字,没有得到回应。第二天蒙蒙亮,台风小了,本家细毛、春荣两位爷爷顺流而下,在很远的一处河湾里找到了母亲和她驾驭的水兽。这头水兽经过一夜的折腾,又变回了一片温顺的水草。

后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家有了自己的田地。尚博的盛事有五场:春蚕,夏蚕,早秋,中秋,晚秋。晚秋蚕有个好听的名字:桂花种。春蚕是主要的蚕事,桂花种因为当季桑叶量少,不少人家弃养。我家则是每年蚕事满满。母亲养的蚕白白胖胖,收的茧也白白胖胖,村里人羡慕不已。母亲没日没夜操劳,幼蚕阶段,母亲像育婴一样,每个环节无微不至。

尚博人除了养蚕,还种田。有一天,母亲和同村妇女莲英打算搭船去钟管镇上买化肥。正好村里有一艘挂机船去镇上,开船男子好心让她们的小木船贴在挂机船上,这样就不用摇橹了。两位妇女连连说好。用麻绳把小木船尾部绑在挂机船上,两位妇女在小木船头部和中部用手攀着挂机船的舷。一艘非比寻常的挂机船从尚博小河出发,开进了长漾里。出长漾北上进入南北向的河流,有一个弯角。这漾水流湍急,淹死过人。当这艘臃肿的挂机船在这里拐弯的时候,事故发生了。两个妇女的臂力敌不过水流和挂机交织成的力量,小木船转眼就侧翻了。母亲和莲英落进了湍急的河流里,命悬一线。她们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,紧紧地抓住漂浮的橇。开挂机船的男子面如土色,熄了火,把她们捞了起来。第二天,母亲和莲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,摇着前一天侧翻过的小木船,沿旧水路去镇上。

“这点生活(事情),我指头骨硬一硬就行了。”母亲常对我们兄弟俩说这句话。有时母亲也对父亲说这句话。母亲是在我们想要做点活的时候说这句话的。

中医治疗,对许多人来说,最初可能更多是西医治疗效果不佳而作出的选择。

当“过敏君”全年无休、家中堆起各色药膏、医生断言必须常年服用抗过敏西药时,我有幸遇到了李冠霖医师。

那次恰好去参观一家知名中医馆,多年前,曾在此得到过老中医的诊治。故地重游,倍感亲切。何不借此机会,尝试一下中医治疗呢?

中医诊治,带给我的收获,远远超出了单纯治疗疾病的目的。这里,古朴舒适,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。清新的药香,古色古香的装饰风格,营造出一种宁静温馨和谐的就医环境。医德医术俱佳的李医师,以其细致的把脉、耐心的询问和有效的处方获得患者高度赞扬。中医讲究“望闻问切”,通过观察面色、听声音、询问症状、切脉等多种方式,全面收集信息,综合分析,辨识病因、病性、病位,实现个体化的精准施治。这种辨证施治的方法,体现了中医高度的灵活性和针对性,能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,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。

何 每次求诊,李医师不仅仅关注病症,还重视心理、情绪与身体健康的相互作用。中医治疗不仅能够解决身体上的问题,更是一次身心全面成长和提升的过程,让人在意外中收获健康,收获智慧,收获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态度。

李医师遵循中医的辨证施治原则,综合考虑患者每次的症状、体质、环境等因素,开出有针对性的药方,可谓: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,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。医者仁心,感恩遇见!



夏 荷 戴培钧



指头骨硬一硬就行

杨宏伟

健康